

神聖之糞： 洛夫詩歌的排泄研究

溫羽貝

目 录

- 一. 引言
- 二. 排泄：同質耶？異質耶？
- 三. 詩人的絕對性：拒絕同質化，選擇被排泄
- 四. 從異質到分解到虛無：廣義排泄，死亡與性
- 五. 總結

一. 引言

排泄是生物共同的現象，人們卻一直視之為禁忌(Taboo)，避之則吉。日常生活中，人們談及糞便、尿液等穢物，即代以各種各樣的委婉語。在文學作品裡提及排泄物，更會淪為異端，被打入「穢文學¹⁾」的地獄。近年來，情色文學成了學術界的重要研究對象，女性主義酷兒理論也登上了文化研究的殿堂。然而，與性同為生物普遍現象的排泄，仍鮮有論者觸及，彷彿在這個禁區內，人們只有羞恥和尷尬²⁾。其實，在藝術表現上面，排泄有其獨特

1) Dirty Literatur.

2) Jeff Persels & Russell Ganim: Introduction: Scatology, the Last Taboo, *Fecal Matters in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in Scatolog*, eds. Jeff Persels & Russell Ganim (Hampshire: Ashgate, 2004), p. xiii.

意義：它可以反映自然與真實，而非在作品中構築虛假壓抑的世界；它可以製造怪異與幽默的效果，引人注意，甚至造成震撼的感覺；它可以抵抗既有的價值和信仰，作為諷刺的工具³⁾。因為排泄有著以上種種效果，受現實主義、達達主義與超現實主義影響的作家很多都愛以糞尿入文，最近，隨著「低詩潮」的出現，更興起了一系列專以穢物為題的「垃圾詩」。文學作品的排泄研究，實在有很大的空間。

洛夫(莫洛夫, 1928)是臺灣眾多著名詩人中「一顆光芒殊異的巨星」⁴⁾，有「詩魔」之稱。1954年和張默(張德中, 1932)、痲弦(王慶麟, 1932)建立「創世紀詩社」，奠定了他在詩壇的地位。簡政珍(1950)嘗言：「以意象的經營來說，洛夫是中國白話文學史上最具有成就的詩人。⁵⁾」其詩集《魔歌》，更入選1999年舉辦的「臺灣文學經典」評選⁶⁾。這樣的一位詩人，作品中又會有怎樣的排泄觀呢？

本文將先分析洛夫詩中與排泄有關的字詞和意象，繼而從「異質學」(heterology)的角度，探討排世的意義。最後，討論會延伸至廣義的排泄，即性和死亡，研究詩人的生命觀。

三、糞為何物：關於排泄的字詞與意象分析

自古以來，排泄就是不潔麻煩沒有用的代名詞。「糞土」、「放屁」、「屁滾尿流」，在

- 3) Gabriel P. Weisberg: *Scatological Art*, *Art Journal*, Vol. 52, No. 3, *Scatological Art* 1993, p. 1; Susan M. Canning: "The Ordures of Anarchy: Scatological Signs of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Art of James Enso" *Art Journal*, Vol. 52, No. 3, *Scatological Art*, 1993, pp.51-52.
- 4) 蕭蕭水, 194-): 〈那麼寂靜的鼓—靈時期的洛〉,《詩魔的蛻:洛夫詩作評論集》蕭蕭主,臺:詩之華出版, 1991),3
- 5) 簡政珍(1950-): 〈洛夫作品的意象世界〉,《詩魔的蛻:洛夫詩作評論集》,6。
- 6) 簡竹君: 〈臺灣文學第一份書單: 「臺灣文學經典」決選會議紀實〉 《臺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陳義芝1953-]主,臺北: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9), 頁507-511。此選舉由文建會主辦, 聯合報副刊承辦。10本新詩類經典包括: 鄭愁(1933 - 《鄭愁予詩集一九五—至一九六八》) 王慶麟, 1932-) 《深淵》、余光中(1928-) 《與永恆拔河》、周夢蝶(1920-) 《孤獨國》、洛夫《魔歌》、楊牧(王靖獻, 1940-) 《傳說》和商禽(羅燕, 1930-) 《夢或黎明》等

中國傳統文化裡，屎尿屁全帶負面意義。不僅中國，就是歐美世界，以糞便指涉壞事或不受歡迎的事也非常普遍，而且帶有低俗的意味，與精英文化神聖對立。但丁(Alighieri Dante, 1265-1321)在《神曲》(Divina Commedia)中就曾描寫過他在第八圈地獄第二溝看到阿諛者被浸在糞溺的坑中⁷⁾。糞便是邪惡的，被咀咒的，是神對犯罪靈魂的懲罰，可想而知，它是多麼的嫌惡。

洛夫詩中不難找到直接談及排泄物的句子，就排泄物在詩中的意義而言，大概可以分為三類：1.)引起下文；2.)用作諷喻；3.)營造意象。以下將逐一討論：

1. 夜尿之後：排泄之引起下文

世事往往嚴守起承轉合的規律，倒楣的事情發生前，是否也應來個不太吉利的預兆？

醒來 / 不知身是客 / 偏偏遊子夜尿多 / 夢，多半黑白交錯而且 / 不時屢雜著 / 抽水馬桶漏滴之 / 無主題奏鳴曲的配樂 / 窗外偶爾傳來 / 從歐陽修殘卷中逃出來的秋聲 / 小雨說兩句 / 梧桐跟著說兩句 / 其餘亂七八糟的想必是 / 鄰室夢話之落葉繽紛了 / 而夜，已過半 / 躺在這前半生是故土後半生是 / 異鄉的 / 衡陽賓館 / 輾轉反側，猛然翻身 / …… / 別難過，老鄉 / 更大的悲哀 / 不在於這一身皮囊 / 而是一隻爛桃子的問題 / 以及它腐敗的過程 / 你可知道？ / 你我都住在一個爛透了核心 / 死後 / 永世不得發芽的果殼中 / 唧！唧——唧——唧——唧 / 唧唧？ / 你問我今後的行止 / 終老何鄉？ / 唧唧 / 這個問題問得我多麼難堪啊，老鄉 / 我曾是 / 一尾涸轍的魚 / 一度變成作繭的蠶 / 於今又化作一隻老蜘蛛 / 懸在一根殘絲上 / 註定在風中擺盪一生 / 唧唧，唧唧，唧唧⁸⁾

這首詩是洛夫1988年回湖南探親時，下榻衡陽賓館有感而作的⁹⁾。漂泊「異鄉」的旅

-
- 7) 但丁(Alighieri Dante, 1265-1321): 《神曲的故事·地獄篇》*Divina Commedi*, 王維克譯, 臺北: 志文出版社, 1997), 頁138; Cecelia F. Klein: Teocuitlatl, 'Divine Excrement': The Significance of 'Holy Shit' in *Ancien Mexic Art Journa*, Vol. 52, No. 3, *Scatological Art*, 1993, p. 20.
- 8) 洛夫: 〈與衡陽賓館的蟋蟀對話〉, 《天使的涅槃》(臺北: 尚書文化出版社, 1990), 頁26-30.
- 9) 禰展圖(1964-): 〈沉重的家國鄉愁——洛夫詩歌略論〉, 《華

人，縱然難以消解心中的悵惘，本也可以暫且遺懷於夢中，借得片刻安寧。偏偏一泡冷尿，澆醒了遊子，從此遊子展開了與自己的「鏡像」——蟋蟀的對話¹⁰⁾，尋找四十年來失落於這異鄉的故事，討論生命之流，以及那受了「嚴重的內傷¹¹⁾」的胸膛內那一顆「爛桃子」。李詩信(1954)認為，洛夫的愁緒，「不僅僅是鄉愁；洛夫心中難以言說的，是對海峽兩岸現狀的淒涼無奈，是對大陸故園的無限眷戀，是撕心裂肺的家國長期破碎之痛。¹²⁾」詩人居於臺灣，卻夢縈魂繞大陸這片土地上：他躺在故鄉的床上，但他只能是「臺灣同胞」。淹沒在進退兩難的死水中，桃子豈能不爛？今後行止？終老何鄉？此時此境，未免太過刻薄。而這沉重的一晚，由一泡夜尿開始。

在另一首詩裡，夜尿依然是煩惱的始作俑者：

半夜起身小解忽聞隔壁大放悲聲，因而 / 截斷了我與故人在夢中的對話 / 蠟梅無語，
淡淡地在 / 燭光下綻放異鄉的雪意，遂有了 / 另一種遠方的悲情。如遇凶年 / 一條紙蛇
照樣很毒¹³⁾

同樣是遊子，同樣是夜晚，即使沒有聒耳的蟋蟀聲，沒有對家國問題的理性思考，僅僅是蠟梅微笑的祝福，也夠讓遊子寒徹心扉。無他，「如遇凶年，一條紙蛇照樣很毒」。人離鄉賤，又有哪一年不是兇年？這樣一個晚上，與故人夢晤本來妙極，如果碰巧同鄉，或能一問故里「寒梅著花未」，一解胸中抑悶，可惜又是「半夜起身小解」的時候，翦燭長談變成擦身而過，伴隨詩人的，只有「如大雪之將臨」的灰冷¹⁴⁾。這，又是夜尿惹的禍……

南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4期，2000年8月，頁45。

- 10) 蟋蟀是呼喚詩人懷鄉愁思的精靈，在〈蟋蟀之歌〉一詩中，詩人也是由蟋蟀的唧唧聲激起思念故鄉的強烈情感的。裊展圖，頁44。
- 11) 裊展圖說：「鄉愁之於洛夫，卻是『嚴重的內傷』。」裊展圖，頁41。
- 12) 李詩信(1954)：〈訴不盡的海外游子愁緒——評洛夫施雨周若鵬的鄉愁詩歌〉，《茂名學院學報》15卷2期，2005年4月，頁41。
- 13) 洛夫：〈你是傳說中那半截蠟燭 另一半已在灰塵之外〉，《隱題詩》(臺北：爾雅出版社，1993)，頁68-69。

2. 吐向當權者的一口痰 Vs 當權者的一口痰

排泄物之討厭，實在無需花筆墨說明。它代表污穢卑賤，長期被視為禁忌。但正因為這些特徵，排泄在藝術表現上可以起著一系列的作用。彼得拉(Petra ten Doesschate Chu, 1942)認為自文藝復興以來，藝術家對排泄的看法主要分為兩類。其一是用以滿足人類笑的慾望，其二則是借排泄為諷，批評政治社會，反映道德哲理¹⁵⁾。寶雲(Barbara C. Bowen)也曾撰文分析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 1490-1553)在作品中如何運用排泄表達諷喻¹⁶⁾。事實上，在洛夫的作品中，不難找到以排泄諷刺當權者的詩句。

排泄可以作為攻擊敵人的武器，以其不潔，向敵人施以最嚴厲的侮辱¹⁷⁾。〈是耶非耶〉一詩：

淚水和唾沫澆息了一場大火 / 卻淹不死那座銅像¹⁸⁾

人們的淚水和唾沫，到底澆息那一場大火？「去夏北京的太陽燒燬了人民大會堂的屋頂¹⁹⁾」那一場？火紅年代有人極度興奮有人永不超生的一場？或是詩人有知，預言寫詩當年初夏的一場²⁰⁾？又或是淚水和唾沫，根本沒有澆息任何一場火，只是見證著一場火滅，然後一場火起？無論如何，即使淚水和唾沫澆不息代表災難大火，淹不死象徵權威的銅像，卻最真切地表達了詩人，或說人們，對災難權威的譴責與鄙棄。

更多時候，詩人不以痰涎糞便攻擊當權者，反而是寫他們以排泄物玷污人民：

-
- 14) 洛夫：〈你是傳說中那半截蠟燭 另一半已在灰塵之外〉，《隱題詩》，頁69。
 - 15) Petra ten-Doesschate Chu(1942-)：“Scatology and the Realist Aestheti”*Art Journa*, Vol. 52, No. 3, Scatological Art, 1993, p. 4
 - 16) Barbara C. Bowen:Th Honorable Art of Fartin in Continental Renaissance Literature*Fecal Matters in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in Scatolog*, pp. 6-7.
 - 17) Susan M. Canning曾舉安索爾(James Ensor, 1840-1949), *The Pisser* (1887)為例。Canning, p.47.
 - 18) 洛夫：〈是耶非耶〉，《天使的涅槃》，頁75。
 - 19) 洛夫：〈是耶非耶〉，《天使的涅槃》，頁74。
 - 20) 此詩寫於1989年3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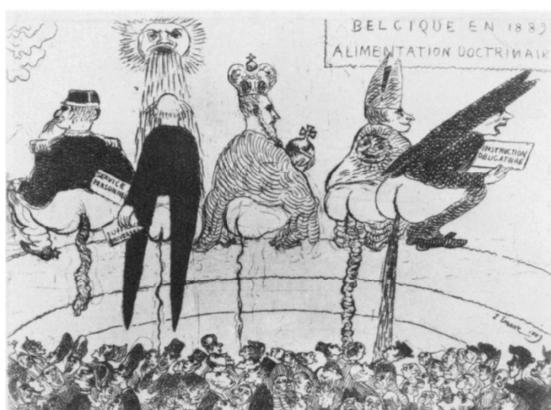
以他人之血寫自己年譜的人 / 遲早會偉大起來 / 肥胖起來 / 他那口痰 / 遲早會準確地 / 吐在 / 左手邊的痰盂裡 / 不幸的是 / 那口痰 / 堪堪吐在 / 人民大會堂的屋頂上 // 所以說： / 有時愚昧比偉大可怕 / 有時偉大被愚昧糟蹋²¹⁾

李鴻章有一口大號痰盂 / 毛澤東有一口中號痰盂 / 鄧小平有一口小號痰盂 / 頓然覺得喉嚨好癢 / 環顧四周，先生，你說 / 我胸中這口瘀血 / 該吐在中國的哪塊土地上²²⁾？

痰是「油滑狡黠²³⁾」的象徵，是嗜殺者的特點。詩人把政治家不顧人們死活的無情化為一口痰，要他們當眾吐出，揭示他們的罪行。又如在〈城市悲風〉中，「鎮暴水喉射完最後一次精 / 便此癱軟 / 一如國會打瞌睡的頭」²⁴⁾，「精」成了統治者對付人民的工具，但在真正辦事的時候，統治階層卻只懂得打瞌睡，跟陽痿無異。

在以排泄物諷刺當權者這個層面上，安索爾(James Ensor, 1840-1949)的作品

Alimentation Doctrinaire(1889)與詩人作品有異曲同工之妙，肯寧(Susan M. Canning)分析指出，這幅畫明確點出當時在社會政治宗教上的欺騙行為。畫家激進地裸露出政治、軍事和宗教領袖的屁股，並以糞便諷刺統治



的腐臭，表現了比利時人所說的：「他們往同一個痰盂裡拉屎。(They all shit in the same pot.)」箇中道理，用於評論洛夫詩，亦甚相宜²⁵⁾。

- 21) 洛夫：〈初臨天安門廣場〉，《天使的涅槃》，頁46-47。
- 22) 洛夫：〈非政治性的圖騰——謁記中山先生故居〉，《天使的涅槃》，頁46-47。
- 23) 洛夫：〈痰〉，《天使的涅槃》，頁159。
- 24) 洛夫：〈城市悲風〉，《天使的涅槃》，頁128。

詩人藉排泄所作的諷刺，很多都是針對政治。他並非沒有其他諷刺的對象，但就表現強度而言，都不若政治諷刺詩那麼直接嚴肅，而是走輕鬆小品的路線²⁶⁾，輕描淡寫地析述內心的暗湧。我們可以說，當權者吐的痰和吐向當權者的痰佔了洛夫排泄詩的很大部分。

3. 糞之震撼：以排泄物營造強烈意象

諷刺需要對象，無論是某個階層、某件事情、某種意識形態也可以，但必須有一個受體。放矢，總要有的。細看洛夫詩集，會察覺其中有些句子提到排泄，卻不直接牽涉甚麼人物，不是諷刺甚麼的。例如：

木頭又開始啓碇，航向 / 另一個港口 / 另一座人口密集蛆蟲滿坑的城市 / 市長年輕，有野心 / 從三十八層高樓俯身下望而面不改色 / 摩天大廈 / 一幢 / 逼視 / 另一幢 / 市招，文革的臉一樣 / 冷漠。外灘的鐘面上沾有一粒鴿糞 / 既高且白，時間荒涼無聲 / 據說住在淮海路的卡夫卡 / 睡夢中吞食了一條蟲 / 他覺得自己並不怎麼好吃 / 雨聲，窗外的黃浦江一臉倦容 / 落葉從銅像的頭頂飄下，順便 / 刮下了一大坨銅綠的眼屎 / 其中摻有 / 路人唾沫的腥味²⁷⁾

路人向銅像唾口水，固然可以看成是攻擊銅像，抨擊銅像代表的甚麼等等，但這不是重點。這段詩裡找不到特定的焦點，一切都是爲了塑造一個氛圍：這個城市給人的一種感覺。鴿糞是卑賤骯髒的，詩人以高白來形容，其中一百八十度的反差，造成一個對比：落葉輕輕一抹，抹出一堆眼屎，極言眼屎份量之多，加上路人的唾沫腥味，短短一句就有兩個

25) Canning, pp. 52-53.

26) 例如「仰望者 / 總想把自己也提升到 / 馬雅可夫斯基的銅像那麼高 / 而鳥糞 / 比銅像更高」(〈馬雅可夫斯基銅像與鳥——蘇聯詩鈔之三〉，《雪落無聲》[臺北：爾雅出版社，1999]，頁17。)和「一隻海鷗飛過頭頂 / 稀白的糞便 / 吧的一聲 / 掉在我的帽子上 // 好準 / 比甚麼 / 『詩人是世界的良心。』 / 準多了」(〈行過漁人碼頭〉，《雪落無聲》，頁137-138。)等，都是諷刺詩人連鳥糞都不如。作者身為詩人，相信不會是真心說話。但翻看歷史，環顧四周，詩人並不能實質地做些甚麼改變世界，諸般無奈，難免生起晦氣，自嘲一番。

27) 洛夫：〈漂木〉，《漂木》(台：聯合文學出版，200)，頁42-44。

排泄意象，突現了這個城市的納悶與病態。在這裡，排泄物是沒有攻擊力的，它的作用，只是帶來震撼反抗和異化²⁸）。汪安民談及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的詩作時，提到：「巴塔耶同超現實主義的關係，使他註定是一個詩人……他的詩密佈著大量的讓人『噁心』的動詞和『陰暗』的形容詞，並令人產生一種不堪回首的生理上的震驚；通過這些詩歌可以恰當地進入他的黑夜式的『內心體驗』，這是對『不可能性』的體驗，一種通向空無的僭越體驗。²⁹」所謂「噁心」、「陰暗」者，亦即糞尿排泄之流也。通過這一類詞語或意象，讀者會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並產生反感或陌生化效果，對詩歌有更深刻的體會，得到強烈的藝術經驗。值得注意的，是「超現實主義」五個字。彼得拉認為，在作品中以排泄物吸引讀者並造成異化，是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與其追隨者的慣用手法³⁰）。洛夫年輕時非常鍾情於超現實主義，翻譯了大量相關的作品和理論，並寫了不少評論³¹），而他參與創辦的「創世紀」詩社又與超現實主義甚有淵源³²），即使詩人已脫離了生搬硬套的時期，但或多或少受其影響，是在所難免的，也最自然不過。明乎此，我們就更能確定詩人是藉著描寫排泄來捕捉讀者的眼球了。

二. 排泄：同質耶？異質耶？

排泄除了是普遍的生物活動，在哲學範疇裡，有更廣義的解釋。巴塔耶提出「異質性」的概念，與排泄有密切關係。

1. 同質性和異質性：屬於神聖世界的排泄

28) Chu, p. 41.

29) 汪安民：〈喬治·巴塔耶的色情和死亡〉，《讀書》2004年2期，出版月份不詳，頁158。

30) Chu, p. 41.

31) 李詩信：〈洛夫的詩路歷程對現代漢詩的啟示〉，《茂名學院學報》14卷2期，2004年5月，頁14。

32) 向憶秋(1974-)、廖峰(1976-)：〈超現實主義的詩與禪——論洛夫的詩歌創作〉，《桂林市教育學院學報》14卷4期，2000年12月，頁36。

討論「異質性」前，先要解釋甚麼是「同質性」。巴塔耶所謂的「同質性」，就是「可通約之事物」和「通約可能性的意識」，亦即暗示所有事物都能以同一的標準來衡量，有一把「共通的尺度」，和我們的意志能力思考融為一體³³⁾，在我們認識詮釋評論世界時，暗裡控制我們的思維方式。這把尺度，也就是「同質性」的前提，是有用與否³⁴⁾。換言之，我們面對一切，都是抱著「有沒有用」、「有甚麼用」的原則，「以人的功利生活為存在核心」³⁵⁾，有用的，我們接受，否則，我們誤解甚至歪曲事物本質使它合乎我們要求，餘下的渣滓，便棄之如敝履，又或無視它的存在。由此建構出來的世界，只是人類幻想的產物，半點也不真實。巴塔耶在〈太陽肛門〉(“The Solar Anus”)裡說：「世界是純粹的模仿。」(It is clear that world is purely parodic.)，事物不過是一種偽裝的形式(a deceptive form)³⁶⁾，說是「偽裝」，其實不過是我們自欺欺人而已。這個世界，巴塔耶稱這為世俗社會，而那被排除於世俗之外的「渣滓」，就是「異質性」。「異質」因為不合乎「同質」的標準，所以不能與我們連結，是我們「不能捕捉不能明地划分並表達始終模糊不清，既是主觀的又是客觀的兩義性的某種東西」，是我們所感知的世界中「空白的維度」，是無意義之物³⁷⁾，是被打壓的對象，包含了一切被隱藏被阻隔被禁止被排斥的事³⁸⁾。相對「有用」、「佔有」(appropriation)、「世俗」之於「同質」，「無用」、「排泄」(excrement)、「神聖」則歸入「異質」³⁹⁾。實際上，排泄是「異質性」的具體表現。通過

33) 湯淺博雄(Yuasa Hi, 1974-): 《巴塔耶——消盡》(趙漢英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74。

34) 張一兵：〈巴塔耶：沒有偽裝，沒有光與影的遊戲〉，《社會科學論壇》2004年11期，出版月份不詳，頁14。

35) 張一兵，頁12。

36) 宋國誠：《閱讀後現代》酒神的影舞者—喬治·巴塔耶的「反哲學夢遊」，《破報》復刊408期，2006年5月。
http://publish.pots.com.tw/Chinese/column/2006/05/05408_27column/index.htm，2007年3月27日瀏覽。

37) 湯淺博雄，頁75-76。

38) Annette Michelson: Heterology and the 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eason *October*, ol. 36, Georges Bataille: Writings on Laughter, Sacrifice, Nietzsche, Un-Knowing, 1986, p. 1

39) Fred Botting & Scott Wilson(1962-): Introduction: From

排泄，身體(功利的有機體)把廢物(不能被同化的異質)去掉，而在排泄的一剎那，我們甚麼都不想，陷入亡我的狀態，有一種解脫的輕鬆愉悅與狂喜。「在認知性思想的『切斷』『打斷』的瞬間，我們才能瞧見空中閃現的靈光。40)」這種「失魂脫自我式的恍惚無我的狀態」，「能夠豁出去『出離到我之外』的經驗」，巴塔耶稱之為「內在經驗」41)，是近於宗教領悟中不可言傳的冥想狀態42)。這樣，「排泄」也就成為通往「神聖世界」的通道。

2. 詩人的覺悟：被排泄的異質

洛夫詩中有不少描寫「異質」的作品。詩人多數站在受害一方的角度，或單純從第三者的視角敘述，甚少排擠別人。變身人人得而誅之的蟑螂，詩人如是說：

他們曾說過愛我 / 最好的方式是：用火 / …… / 常常被逐出這個家 / 逐出這個世界 / 當然最好能逐出自己的醜 / …… / 作為一種存在 / 我不斷學習如何逃避他們的追捕 / 學習如何在這嚴酷的世界中 / 把自己變得弱小而畏葸 / 如何把所有的房間挪空 / 以便容納 / 我一窩卵的 / 虛無43)

蟑螂是污穢疾病黑暗的化身，為人所不容。人類對付蟑螂，絕不手下留情：水淹火燒掃帚拍……蟑螂無力反抗，只可以四處逃走，尋找安身立命之地。然而，逃得過人類的追捕，卻揮不掉內心的陰影。牠長期受到壓迫，認定了自己的醜，希望把自己縮小，甚至退出這個世界。巴塔耶舉了印度賤民與「先進」社會的貧民為例，他們身為低下階層，是被排泄的「異質」。他們有著各種形式的沮喪，自慚形穢，又或憤世嫉俗44)。這一切，又何嘗不是蟑螂的寫照？臨死的一刻，生命對於蟑螂而言，就是牠的一窩卵，亦即是無意義卻神

Experience to Economy *The Bataille Reade*, eds. Fred Botting & Scott Wilson (Oxford: Blackwell Readers, 1997), pp.19-20.

40) 張一兵，頁16。

41) 湯淺博雄，頁66。

42) 張一兵，頁16。

43) 洛夫：〈蟑螂〉，《雪落無聲》，頁96-99。

44) Georges Bataille: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Fascism* *The Bataille Reade*, p.129.

聖的「虛無」。

有人的地方，就有弱勢社群，因為排泄是人的本性。黑人是種族歧視中最大的受害者，他們在詩人筆下，呈現如此形象：

是疲倦 / 夕陽正好 / 曼哈頓河邊 / 一個黑人猛洗他的皮膚 / 另一個懷著刀子 / 憂鬱的城市 / 通過一座發電機便溫馴多了 / 當街燈 / 全力推開 / 一羣黑面孔的仰望 / 當巷子裏的鎗 / 哇地一聲 / 嘔吐起來 / 你向那些喧嘩的手 / 扔過去 / 一束鮮花⁴⁵⁾

這個城市裡，黑人被壓抑著。他們一方面不希望因為膚色而受到歧視，所以猛地洗刷皮膚，想把顏色和恥辱一併去掉；另一方面，社會的不公使他們長期處於低下位置，飽受欺侮，日積月累的怨氣，終會有爆發的一天，於是有人「懷著刀子」，以暴力尋求解脫。宋國誠分析：「社會異質性就是拒絕被同化帶有負罪感和自卑意識缺乏情感依附，進而總是尋找暴力分裂之可能性的群體。巴塔耶指出，與異質性相聯繫的貧困階級總是因為污穢墮落散漫等特徵而具有『低下感』，但是一旦同樣也是異質性的領袖人物，通過一種『淨化儀式』，例如穿上同樣的軍服佩帶特定徽章組成集體化的團體（希特勒的禁衛軍莫索里尼的黑衫隊），就能產生一種『滌淨』效果，從而將低下感轉化為崇高性，將血腥屠殺轉化為光榮使命，將種族滅絕體驗成人類優化，一句話，對一切使自身異質化非理性化的同質性體制進行理性化的全盤摧毀。⁴⁶⁾烏亮的皮膚，不就是他們的「淨化儀式」嗎？刀子和鎗，不就是對俗世的反抗嗎？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1895-1975)提出「狂歡化」美學，主張以「怪誕的自然主義」，建立一種新的通俗的震撼的造反的美感，支持異質的混雜的美學標準⁴⁷⁾。所謂「怪誕的自然主義」，就是貧民窟排世物醜怪身體等低下骯髒的事

45) 洛夫：〈致詩人金斯堡〉，《魔歌》（臺北：中外文學月刊社，1974），頁58-59。

46) 宋國誠，http://publish.pots.com.tw/Chinese/column/2006/05/05/408_27column/index.htm，2007年3月27日瀏覽。

47) Robert Stam(1941-)：《電影理論解讀》*Film Theory: An Introduction*，陳儒修-郭幼龍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215。

物，亦即是俗世無法明白，也不願意接受的「異質」。巴赫金這種「異質美學」，是以看似少數實是多數，看似卑賤實是王道的「聖性」、「異質」推反「同質」的中心位置，是以詩歌起革命。這或可成為這裡的註腳。詩人透過一束鮮花，表達對這些「異質」的支持。畢竟，他們和詩人都是被社會排泄的，都是來自神聖世界。

三. 詩人的絕對性：拒絕同質化，選擇被排泄

排泄是被動的，「異質」被排泄，亦即被「同質」從世俗社會中丟掉。然而，從詩人的作品裡，我們讀出不一樣的角度。在詩人被排泄的同時，他也拒絕了與「同質」世界有任何關聯。〈漂木〉無論是寫「海外華人漂泊心靈深處的孤寂和悲涼」，抑或「對生命全方位的探索」⁴⁸⁾，細味下來，最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無根的木頭，從外人的角度，以冷靜的口吻，把人世間種種無奈與荒誕娓娓道來，大有眾人皆醉的味道。看其中一段：

但，與其等待 / 不如解纜而去，不如 / 切斷 / 那根唯一連繫大地的臍帶 / …… / 此時木頭逐漸逼近 / 緊緊頂住老教授的背脊 / 咔嚓！木頭嵌入他的體內 / 天地忽焉合一 / 他發現身上多了一根骨頭。 / 多了一具堅挺的 / 器官，一根廣場上的旗桿 / 亢奮時 / 他那形而上的臉在風中 / 颯颯作響 / 而哲學則有陽痿的趨勢 / 於是他舉起那根旗桿一陣亂搗 / 天庭崩塌，衆星紛紛滾落 / 一群專門啃食邏輯的蠹蟲 / 從他那厚厚的玄學著作中透迤而出 / 書頁間的縫隙中 / 時間與蠹蟲 / 都露出森森的白牙 / 把老教授咬得振臂高呼： / 棄——智 / 絕——聖 / 而他體內的木頭也掙扎欲出 / 一種絕望的 / 非生育的陣痛 / 且頻頻輕聲呼叫； / 相濡以沫 / 不如 / 相忘於 / 江湖⁴⁹⁾

木頭寧願在大海漂泊，也不願意等待，開始了它被排泄的命運。然而，這是主動的選擇。到木頭碰上代表智慧知識道德的老教授，頂住他的背脊時，兩者可算連結在一起。隨

48) 向憶秋：〈生命的無常和宿命的無奈——洛夫《漂木》論〉，《漳州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2期，出版月份不詳，頁78。

49) 洛夫：〈漂木〉，《漂木》，頁31-34。

即而來的，是一連串強烈的性的意象，緊接以出自老教授口中的「棄智絕聖」，至此，世界的荒誕已經表露無遺。木頭鄙視這個扭曲虛偽的俗世，就算在海中顛沛一生，也總比留在「同質」的世界好。木頭再次選擇作為「異質」被排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詩人雖有「天地悠悠」之感，有「吾誰與之」的無奈，但他對自己的「異質性」，卻抱堅持和肯定的態度。如〈灰面鷺〉⁵⁰一詩，鷺是「『非我族類』的過客」，是被獵殺的對象，而牠們自己也認定自己的微小，接受了「異質」的身份。但牠們不卑躬屈膝，不遷就和討好社會，「從不革他人之命，也不做自己的浮士德」，「不想顛覆高空的過雁與寒蟬，也不願墮落為一雙在路旁破口罵人的棄鞋」，謹守崗位，保全本真。在他們而言，沒甚麼同化不同化，排泄不排泄，因為「異質」就是「異質」，怎樣也無損其獨特性。

詩人對「異質」的肯定在〈我的絕對性〉⁵¹表達得更加清楚。詩中羅列了二十多種毀滅詩人的方法，象徵俗世對「異質」的侵蝕，但詩人永遠都能找到自己的價值，「不須發愁」，只因「我的絕對性，如大氣之不可侵犯」。堅定如許，還怎能說詩人「異質」的排泄是純粹的被動行爲，而不包含主動的選擇呢？

排泄之於詩人，除了擴展到社會哲學的層面外，其實早已和生命觀融為一體。這在作品死亡與性事的描寫中得到反映。

四從異質到分解到虛無：廣義排泄，死亡與性

死亡與性，從遠古時期開始，就和排泄一起，被視為禁忌。實際上，死亡、性與排泄三者關係密不可分。它們是生物的本能，是無法避免，最自然而然的事。為甚麼人類會視之為禁忌呢？

1. 禁忌：拒斥與拒斥的拒斥

為了解釋禁忌，巴塔耶把人分成三個層面：獸性、人性、宗教。人類的身體是自然之物，與

50) 洛夫：〈灰面鷺〉，《雪落無聲》，頁92-95。

51) 洛夫：〈我的絕對性〉，《夢的圖解》（臺北：書林，1993），頁67-71。

動物是共通的，一樣要吃喝拉睡傳宗接代衰老死亡。這是宇宙規律。獸性就是服從於這個原則，生理上有任何需要，獸性都會隨時隨地希望得到滿足。這是最原始的慾望，是不加修飾的。然而，人類不能接受自己以「與動物相同的方式」滿足需要，他們將性排泄等活動隱藏起來⁵²⁾，「否定他身上的獸性自然，也否定(改造)外在的大地自然，正是在這種雙重的否定行爲中，人開始同置身其中的自然(廣袤的時空融合體)分化了，也同他身上的自然(獸性)分化了，這種分化借助於語言和理性等巨大而令人驚訝的力量，其結果是，自然總體性中的諸構成要素崩離析，『純粹抽象的大寫的我』在這種分化中抽身而退，站在了自然的對立面，同自然展開了一場否定性較量。⁵³⁾」否定獸性的結果，是形成禁忌，亦即所謂「最初的拒斥」⁵⁴⁾。通過禁止身上的自然特質，人性得以確立。可是本能又哪可以按捺得住？詛咒更使禁忌加添幾分魅力，人們於是有了「犯禁」的慾望，而拒斥「最初的拒斥」。其結果向下的表現是色情，向上昇華則為藝術宗教。不難發現，「二次拒斥」得來的，其實是「異質」的世界，即排泄的世界⁵⁵⁾。

排泄死亡與性都是禁忌，如果從廣義的角度，把排泄定義為不同性質不同功用不同方向的東西的分離過程的話，死亡與性則可以納入排泄的範圍。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推測在進化過程中，當宇宙各種力量集合，使無機物變成有機物時，死亡本能亦同時產生。生物的存在目的是要向無機狀態倒退，而死亡本能的終極目的就是回復到恆定不變的無機物⁵⁶⁾。正如詩人所言：「火 / 目的不在燃燒 /

52) 湯淺博雄，頁165。

53) 汪民安，頁160。

54) 湯淺博雄，頁162。

55) 汪民安，頁162-163。另外，巴塔耶提出的三個層面，與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頗為相似。佛洛伊德指人的意識分為三個部分，「本我」是最原始的意識，負責一切本能思考，遵循「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深藏在潛意識之中；「自我」遵照「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作一合乎現實環境的決定；「超我」則是負責道德審判的部分。「本我」產生了慾望之後，受到「自我」的控制，慾望不能隨意表現。在這矛盾之下，力比多透過昇華作用得到宣洩。Wayne Weiten: *Psychology Themes and Variation* (Belmont: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2004), pp. 380-383.

而在「熄滅」⁵⁷⁾，將生命之火熄滅的，就是死亡本能。佛教討論死亡，也認為是分解的過程。佛家指人的生命是壽、暖、識三者的結合，三者解體，就是死亡。按藏密之說，死也包括地、水、火、風四大元素依次收攝的階段⁵⁸⁾。死亡既是身體分解，自然也就是廣義的排洩。

至於性，它雖然是生命傳承的途徑，在產生新的個體上，有「合」的功能，但就父母的個體而言，無論是在細胞層面(細胞分裂)或是器官層面(射精排卵)甚至是身體層面(分娩)，無一不是分解的活動。因此，性也是一種排洩。

閱讀洛夫作品，不難發現死亡與性在其詩中佔有一定位置，反映出詩人獨特的生命觀。

2. 生死交纏：原始之存在

死亡是生命的終結，性卻帶來新的開始，兩者表面上是站於對立面的。但在詩人筆下，它們卻緊密地扣在一起。

做愛 / 和死亡 / 其實二者只隔著一層薄薄的冷霧 / 而且 絕不動情 / 海誓山盟可笑
得像額上那塊多餘的贅肉 / 排洩：混沌初開 / 射精：乾坤始定 / 我們以一種優美而舒緩
的姿勢 / 合抱一個宇宙 / 這時，天空掉下一把鎖匙 / 輕輕插入 / 一個寒意甚重的體內 /
一間黑暗潮濕而深邃的廂房 / 騷動，裡面有一匹獸在掙扎 / 情慾的化學反應 / 沁出一種
涼颼颼的雪的體香 / 最後在上空守護的天使齊聲合唱 / 所有的門打開 / 所有的窗子打開
/ 天光直射而下 / 遠處 / 死亡和重生的鐘聲同時響起⁵⁹⁾

做愛和死亡，往往是一體之兩面。開天闢地的激情後，死亡與新生一同降臨。這裡寫的雖然是鮭魚，可人不也一樣？「做什麼都不嫌晚，譬如愛 / 與其我們讓細火慢燉 / 不如抱一塊冷漠的石頭入睡 / 做完之後整個世界便癱瘓了」⁶⁰⁾，完事之後，癱瘓的不是世界，而

56) 霍爾(Calvin S. Hall, 1909-1985): 《弗洛伊德心理學入門》(陳維正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6), 頁48; 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心理哲學》(楊韶剛[1955-]等譯,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3), 頁31。

57) 洛夫: 〈鮭, 垂死的逼視〉, 《漂木》, 頁88。

58) 佛日: 〈佛學與死亡學〉, 《法音》1995年3期, 出版月份不詳, 頁15。

59) 洛夫: 〈鮭, 垂死的逼視〉, 《漂木》, 頁94-95。

60) 洛夫: 〈做與不做, 明天的太陽和老人斑照樣爬上額頭〉,

是詩人。男性在交配之後，多數比較容易入睡，睡和死很多時候可以視為一體。在希臘神話裡，睡神與死神就是孿生兄弟。所以說，「在床上，誰都要經歷幾次小小的死」⁶¹⁾。

「死和性，這種對立的體驗形式，以彼此越界的方式成爲一個巨大的糾纏不休的連續體，它們以相互撕裂的方式得以整合。⁶²⁾」

在洛夫詩中，死和性的結合延伸爲生與死的交纏。「美麗的死者，與你偕行正是應那一聲熟識的呼喚 / 驀然回首 / 遠處站著一個望墳而笑的嬰兒」⁶³⁾。一聲母親，打破了陰陽的隔膜，從死亡觀看新生，暗示了生命的延續。「他們竟這樣的選擇墓塚，羞怯的靈魂 / 又重新蒙著臉回到那湫隘的子宮 / 而我乃從一塊巨石中醒來，伸出一隻掌 / 讓人辨認，神蹟原只是一堆腐敗的骨頭 / 遂有人試圖釋放我以米蓋朗其羅的憤怒」⁶⁴⁾，子宮既是生命的發源地，卻竟成了埋藏靈魂的墓塚。其中固然包含輪迴間生死更迭不滅的味道，但最讓人震撼的，實是生與死同時存在，相互扣合的狀態，仿如混沌未分。此即許悔之(1966) 所謂「生死同衾」的觀念⁶⁵⁾，即張漢良(1945) 說的「生兮死所伏，死兮生所伏」⁶⁶⁾。

詩人對死的思考沒有止步於「生死同衾」。「確知有一個死者在我內心 / 但我不懂得你的神，亦如我不懂得 / 荷花的升起是一種慾望，或某種禪」⁶⁷⁾。詩人明顯感覺到死亡的真實，但其中奧義，卻不能容易領悟。我們說過，死亡是屬於排泄，屬於「異質」的，而「異質」又不能捕捉，始終模糊不清。因爲，詩人只可以苦苦思索。荷花在這裡帶有歧義。一方面，它代表宗教的神聖潔淨，是形而上一種「禪」，另一方面，它又象徵男性的陽具，是形而下的肉身慾望，這歧義正是詩人尋找死亡真諦時遇上的問題。

《隱題詩》，頁41。

61) 洛夫：〈37〉，《石室之死亡》(臺北：創世紀詩社，1965)，頁69。

62) 汪民安，頁159。

63) 洛夫：〈36〉，《石室之死亡》，頁68。

64) 洛夫：〈13〉，《石室之死亡》，頁45。

65) 許悔之(1966-)：〈石室內的賦格——初探「石室之死亡」兼論洛夫的「黑色時期」〉，《文訊月刊》25期，1986年8月，頁155。

66) 張漢良(1945-)：〈論洛夫後期風格的演變〉，《詩魔的脫變——洛夫作品評論選集》，頁111。

67) 洛夫：〈11〉，《石室之死亡》，頁43。

人總有好奇心，越是不得其要領，越使人廢寢忘食。死亡對詩人，有一種不可言傳的魅力。

我把頭顱擠在一堆長長的姓氏中 / 墓石如此謙遜，以冷冷的手握我 / 且在它的室內開鑿另一扇窗，我乃讀到 / 橄欖枝上的愉悅，滿園的潔白 / 死亡的聲音如此溫婉，猶之孔雀的前額⁶⁸⁾

與死亡掛勾的，是謙遜愉悅潔白溫婉，加上孔雀額頭的華麗，這樣的一個世界，比活著還美妙。而在墓上的枯木，是時間的代言人，「是最初的」，「是最土的」，「準備用鮮花為你們營造一座永生的城」⁶⁹⁾。能進入這座城的，只有死者。在詩人看來，「淡淡的死」是一種美⁷⁰⁾，「擁有生命的僅僅是一瞬，而死亡了的卻可以達到永恆。⁷¹⁾」死不但是通向永恆的道路，更是開啓奧義的鑰匙。「蟬在最高處觀照宇宙並準備再一次 / 輪迴。 / …… / ——死去，——再生 / 隻隻蛻殼全都在風中啞默 / 只有鳴叫是神的 / 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空無。⁷²⁾」這種「空無」，正是生命中最高的層次。崔焜焜(1930)評論〈石室之死亡〉時，說道：「『石室之死亡』詩中，隱藏著作者的一個巨大理念，那就是『大我的完成』。這在『詩人之鏡』中可以找到印證：『……虛無只是一種無我無物而又有我有物的精神境界，既無關道德政治，更不需染以任何色彩而損其明澈超逸之本質。虛無並不以悲哀頹廢為其獨有象徵，正如死亡，死為人類追求一切所獲得的最終也是必然的結果，其最高意義不是悲哀，而是完成，猶如果子之圓熟。凡嚴肅藝術品均預示死之偉大與虛無之充盈。……故可說『無』乃宇宙萬物之本源』從洛夫以上的論點，很明顯的展示他寫『石』詩的基本思想，以及他對『虛無』二字的詮釋……洛夫的詩，確如李英豪(1941)『論石室之死亡』文中所說的，是著重『原始之存在』(prime being)。那種味道，有著粗獷的

68) 洛夫：〈12〉，《石室之死亡》，頁44。

69) 洛夫：〈根〉，《夢的圖解》，頁63-64。

70) 洛夫：〈秋之死〉，《天使的涅槃》，頁145-146。

71) 葉橿：〈論《漂木》〉，《臺灣詩學》1號，2003年5月，頁209。

72) 洛夫：〈八隻灰蟬輪唱其中一隻只是回聲〉，《隱題詩》，頁44-45。

『野』，有著自然的『質』，更有著原始的『純』和無宗教的『神』性存在其間。⁷³⁾這裡，我們又回到「異質」之上。人類建構人性，壓抑身上的自然本質(獸性)，排泄「異質」。而被壓抑的獸性，被排泄的「異質」，也就是此之所謂「虛無」，所謂「原始之存在」，要靠排泄中靈光一閃的剎那頓悟而得的「內在經驗」。再一次證明，詩人屬於神聖的排泄世界。

五.總結

無論是狹義的字詞意象，或是在社會學的層面上，又或是延伸至生命觀，洛夫詩都充滿了排泄。排泄自古就被視為「惡」，是禁忌，鮮有學者真正考究其意義。事實上，排泄與其他禁忌一樣，是人類的天性，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們可以害怕卑視，但必須接受，從而在裡面發掘新的意義。誠如巴塔耶所言，「在人類生活中，惟獨『被詛咒的部分』能獲得最豐富的意義。詛咒是最實際的走向祝福的途徑。⁷⁴⁾」洛夫能夠面對「惡」，進入其中，再從中昇華，得到啟發，領悟大道，此自非一般人之境界。

73) 崔焜焜(1930-)：〈論「石室之死亡」詩的思想〉，《詩魔的脫變——洛夫作品評論選集》，頁339-340。

74) 巴塔耶：《文學與惡》(澄波·陳慶浩譯，臺北：編譯館，1997)，頁24。

参考书目

- 蕭蕭水, 194) : 〈那麼寂靜的鼓—靈時期的洛〉, 《詩魔的蛻: 洛夫詩作評論集蕭蕭主, 臺: 詩之華出版, 1991
- 簡政珍(1950) : 〈洛夫作品的意象世界〉, 《詩魔的蛻: 洛夫詩作評論集, 6
- 洛夫: 〈與衡陽賓館的蟋蟀對話〉, 《天使的涅槃》(臺北: 尚書文化出版社, 1990
- 洛夫: 〈你是傳說中那半截蠟燭 另一半已在灰塵之外〉, 《隱題詩》(臺北: 爾雅出版社, 1993)
- 李詩信: 〈洛夫的詩路歷程對現代漢詩的啓示〉, 《茂名學院學報》14卷2期, 2004年5月
- 崔焰焜(1930) : 〈論「石室之死亡」詩的思想〉, 《詩魔的脫變——洛夫作品評論選集》

Abstract

“The Holy Shit: A Scatological Study of Luo Fu’s Poems.”

Wan, Yu Pui.

With the excrement in Luo Fu’s poems as the study object, this essay analyzes feces, urine, vomiting, etc, and investigates the expressive forms of excreting and being excreted. Finally, we will move to the discussion about “death” and “sex” which are regarded as taboo together with excrement.

Key words: Luo Fu Excrement Heterogeneous Taboo Death